

品读江西

龙尾山砚语

洪忠佩

五龙山昂首、飞身、摆尾，就有了龙尾山的逶迤。龙尾山夹峙的深涧，成就了武夷与芙蓉溪的源头。走在武夷，抑或芙蓉溪畔，我能感觉到赣皖边界的绿浪向着龙尾山涌动。那绿浪仿佛踏歌而来，向着山下蔓延、汇聚，在砚山村如芙蓉般绽放。

龙尾山下的砚山村，即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也就是婺源人俗称龙尾砚砚石的原产地。龙尾砚之所以称歙砚，与婺源古属歙州和“物以州名”有直接的关系。去砚山村捡漏，几乎成了近年爱砚之人的首选。

砚山村人家不怕露富，房前屋后堆的都是砚石石坯，切割打磨了的砚石，则摆在堂前或店中，黑黝黝的一片。即便雕刻成砚的，大小不一，也摆在铺了金丝绒的条桌上。每家每户的门都是敞开的，有时连个照应的人也没有。

东家进，西家出，我好不容易看中了一方老坑石，端详了许久，一问价格，还是放手了。干嘛？没必要与自己卡上的数字较劲。主人倒是淡然，他对我笑了笑，也没作声。

出价高，可以理解。毕竟砚石形成于数亿年之前，是稀缺资源，民间只有早年留下的存货在村里现面，卖一方少一方。况且，龙尾山中的砚石矿坑已封禁二十多年了。

遇见自己喜欢的砚石，要撒手还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

砚山村，我是常客。沿着芙蓉溪访砚石，很难记清次数了。有时看中了一方砚石，遇到价钱合适的就买，超过心理预期的，该撒手的还是撒手。毕竟，文房之物，只是爱好，不是必需品。再说，有了一方好的砚石，要雕成一方好的砚台还需要机缘。找不到好的创意设计和出色的砚雕艺人，砚石也只能搁在书房中蒙尘。

二

在历史的文房中，婺源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那便是文人雅士视若珍宝的歙砚了。李煜、苏东坡、柳公权、米芾、欧阳修、蔡襄等一批声名显赫的人物，都对歙砚爱不释手，他们或诗，或赋，纷纷题赞。南唐后主李煜对歙砚情有独钟，称其为“天下冠”。李煜爱砚，很大程度是受父亲的陶冶——醉心翰墨的李璟，皇权在握时就在歙州设置了官方制砚机构——砚务，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

每一次徜徉在蜿蜒的芙蓉溪畔，抑或仰望高耸的龙尾山，我不由想起两位让歙砚“天下始传”和声名远

播的人：一位是把砚石刻成砚的猎人叶氏——那是唐开元年间的一天，猎人叶氏追逐野兽至长城里，也就是如今的婺源龙尾山一带，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他就捡了一块回家。出乎意料的是，他刊粗成砚，其温润胜过端溪砚；另一位则是北宋时的黄庭坚，他在中国砚史上留下了《砚山行》——“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峦如斗蚁。陆不通车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龙尾……”黄庭坚写这首诗的时候，应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左右，也就是朝廷任命他为宣州知州改知鄂州期间——想必只有在那个期间，他才会有机会途经龙尾山考察，与歙砚结缘，对砚石的地理、交通、开采，以及砚石品种、品质进行观照。

彼时砚山村的境况，已是“居民上下百家，鲍戴吴王相邻里。凿斫磨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了。

想想旧时，文人笔耕多以砚喻为“石田”。而在《砚史》中称“歙砚婺源石”的米芾，称得上“砚痴”。他在砚铭中写道：“石友石友，与尔南北走，伴我诗，伴我酒；画蚓涂鸦不我丑，告汝黑面知，共我白头守。”那黄庭坚呢，想必他创作《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帖》时，书案之上研墨用的应是一方“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的歙砚吧。

三

出产砚石的龙尾山，曾是飞禽走兽出没的地方。“树接藤藤两岸根，卧兽崖壁撑天宇。森森冷风逼人寒，俗传六月常如此。”这是黄庭坚在《砚山行》中描写的诗句。如今村民山中劳作，偶尔还会遇见野猪、猴子出没。

一个夏日，我陪同作家何况去砚山村考察旧坑，是想与黄庭坚在龙尾山来一次穿越时空的邂逅。只不过，他是从歙州启程，我们是婺源县城出发。

溪流、古树、古桥、古道，只是铺垫。

遥远的年代，龙尾山开采有金星坑、水坑坑、水坑坑、眉子坑、罗纹坑。这些坑口分布在龙尾山的外庄、岭背、溪边、樟树背等地。封禁了多年的老坑，还是原来的样子：山皮片片成堆，深坑裸露，石壁陡峭、嶙峋，渗着水痕。山有朝阳与背阴的，而坑口看去都是一个样子，如变形的漏斗，底部窄小、逼仄、深邃。这也显示采矿之危险与艰辛。

山风拂来，似乎还有叮叮当当当凿声的回响。

午后，去砚山村飞红兄的藏石馆赏石品茶，等于重温了一次黄庭坚的《砚山行》和苏东坡的《龙尾砚歌》：“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君看龙尾宝石材，玉得金声重于石。”馆内摆在桌上的金星、金晕、眉纹、罗纹、鱼子、玉带等砚石，形态各异，琳琅

满目。尤其，砚石上的金星、金晕，好比天上的星空和云霞。在我看来，那些砚石天然的纹路，生发的气息，都是熟悉的，就像遇见了一位位故友，可以从“坚、润、柔、健、细、腻、洁、美”一上去品味。从面上也有看不到纹路的砚石，却透着一种黑亮，光洁而温润。总之，质地良好的老坑砚石，手指一搭上，宛如触摸到婴孩肌肤的感觉。

细细想来，印象深刻的还是第一次在婺源博物馆观赏古砚的情景，馆藏的宋代鹤形纹歙砚、龙鳞纹抄手歙砚、螭黄纹宝瓶歙砚，以及明清时期各式歙砚，出土的、传世的，躺在一起，那天然的纹理、精湛的工艺，岁月的包浆，都给我感官上以震撼。怪异的是，能近距离一睹朱熹父亲的好友张敦颐的书房用砚，端庄、古雅，似乎还能感受到八百多年前的墨香。

赏石，品茗，要有几分闲情，几分逸致。确实，美是相通的。比如有茶称茗眉，有砚石称眉子，那赏石品茗，犹如与佳人晤面细语或论丹青，或“茶茗沁四周，怀中茶不空”，或“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亦可抚琴，抑或坐香。

窗口，光影斜照。砚石雕刻而成的茶盘，以及摆在茶盘上的青花瓷小碗，都在泛着温润的光泽。

四

我在砚山村买了一方龙尾山的眉子砚石，同行的“砚君楼”主人顺清是砚雕专家，擅长砚上刻画山水，他将眉子精雕成砚——《归舟》。刻刀之下，他的匠心、技艺、审美，还有智慧都蕴含其中；只见砚台之上是远山流瀑，近处是山岩苍松，那若隐若现的眉子一如泛起波纹的湖面，岸边静泊着一叶木舟，处处透着清雅、幽静、旷远的古意。

显然，那高山流瀑之下的深潭就是墨池了。顺清做事讲究，他按砚台尺寸和形状配了一只香樟的盒子。

入伏前，在北京从事书画艺术创作的大梁来婺源写生度夏，他一见《归舟》砚，爱不释手，我就让他带回了京城。

没想到，几天后他快递来行书作品——《砚山行》，说是《归舟》砚的“开砚”之作，应具仪式感吧。闻着墨香，我恍若看到一滴浓墨从龙尾山的时光深处洒漫开来。

谁也无法预测，一方产自龙尾山数亿年的砚石，到雕刻成砚，会与怎样的有缘人相遇，又会走向一个怎样的旅程。

（压题图为俯瞰砚山村，胡红平摄）

处文化地标，成为我多年来潜藏的心愿。

只是，当我走进莫高窟，试图认真揣摩那一帧帧精美壁画的时候，内心不免涌上一丝惭愧。那些畅快柔美的线条，那些千年不朽的吟笑，在我看来都只是十分相似的图案。我既不能深刻领悟其中精妙的艺术表达，也辨不清他们层次丰富的历史景深。跋涉千里的相见，也许更多只是来完成属于自己的仪式。

起风了，夜色下的鸣沙山清凉惬意，月牙泉婉约宁静。巨大的沙山上早已人潮涌动，盛大的万人星空演唱会正在上演。茫茫沙漠中，漫天星光和荧光棒相互交织，歌声伴随欢呼声盘旋回荡，这是专属于大西北的浪漫。素不相识的人们兴高采烈、深情款款地同唱一首歌，人与人刹那之间也产生了十分微妙的情感链接。偶尔目光相撞在一起，便会递上一个友好的微笑。

这种链接在《后来》的歌声中达到了高潮。据说演唱会每晚只有两首是必唱曲目，一首是结束曲《歌唱祖国》，另一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当熟悉的音乐再度响起，很多人都绷不住泪流满面。

是呀，唱的哪里是《后来》，分明是每一个人的青春！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在这个熠熠生辉的夏夜，尘封的记忆之门被歌声打开，你会想起许多阔别已久的往事，回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这一刻，终于和过去告别，与往事和解，带着爱和希望奔赴人生的下一程。

返家的途中，我十分用心地发了一条朋友圈，用九宫格记录下此行打动我和风景：“想去的地方终究能抵达。出发吧，去观山河，阅天地，见众生，寻自己。”

下一站旅行，继续出发！

红色印迹

整队出发
我们沿着工农革命军的路
去翻越一座山
去收获火种。去播撒火种

山路陡峭湿滑
谢天谢地，没有追兵
预料中的雨水也没有来
在崎岖的山路上
我们仍将遭遇另一个自己
他是战友。也是敌人
汗水把我们塑造成风景里
的一座山峰

我们到达报恩台村时，距离
带路的侦察员牺牲已经整整92年
虽然迟到，但没有人掉队
遗忘。我们
仍然在他指引的方向上
行进

暗号：城隍庙2号

宽敞繁华的饶州金街，在这里
拐了个弯，给老县委遗址
让路。一株青砖灰瓦的老民居
四面围着高墙，一下子
回到白色恐怖的年代
一场秘密聚会被宪兵包围
有人，用胸口
挡住了门外扫射的子弹
有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跳窗
奔向黎明

解说员说，地下县委
多次转移，能确认
并予以妥善保存的不多
再金贵的地段，也必须
给后人留下一把记忆的钥匙

人们摸一摸墙壁里嫩绿的苔藓
叩一叩木门上红锈斑斑的
铁门环，再钻进
侧边幽深的小胡同
他们，似乎是在寻找革命者
留下的暗号，尝试
与历史接头

余晓

重走秋收起义路

(外一首)

生活悟语

谁识果百香

沐沐

“百香果”之前闻所未闻。

至闽南后，一日，孩子父亲携回几枚果子，鸡卵大小，裹着深紫的硬壳。剖开，内里汪着一泓黄绿稠浆，嵌着芝麻似的黑籽。我看着这古怪的东西，勉强尝了一匙，酸涩得不行，只得弃置一旁。

直至前些年，才开了窍。既然酸涩，何不用蜂蜜调和？店里有此饮品，酸中沁甜，别具风味。后幸运买到不那么酸的，以汤匙直接舀了吃果瓢，觉得味道可接受。多吃了些，渐渐地，舌尖竟能分辨出那果如其名的“百香”——真似有一种百果交融的馥郁浓香。自此，寻常水果入口，竟嫌滋味单薄，再难撩动舌尖。就如踏入某座古城，惊觉其美浑然天成：山川形胜、历史烟云、人文风流、市井烟火……诸般风华，尽收一城。

这百香果亦是如此。它糅合了石榴的甜润、香蕉的绵密、草莓的鲜灵、柠檬的清冽、芒果的热烈、酸梅的爽利……诸般香气，层层叠叠，在唇齿间酿成一场风暴。纵使高置于案头，也有幽香如游丝，袅袅钻入鼻腔。藏于冰箱，每每开门，便有奇香扑面。几个小孩正埋头搭积木，我端杯悄然走过，小家伙们忽地抽动鼻翼：“噢，是百香果的味道！”

女儿喉咙燥痛，我便奔去买百香果。这是一位有经验的母亲相授：小孩若有风热感冒初兆，喝百香果汁，效果明显。女儿高中寄宿，蔬果自是稀缺，加之长期缺觉，回家时总是一脸红痘。短暂的周末，我加之五样鲜果轮番奉上，百香果是铁打的主角。秋风渐紧的夜晚，剖开几枚，调蜜成饮，人手一杯。剔透的玻璃杯中，浅黄汁液里，黑籽如星子悬浮——百香果汁质地是如此澄澈莹润，看上去洁净又温煦。捧杯在手，奔波劳碌的尘俗日子里，竟也握住了片刻奢侈的静好。

一位俊朗的同事回乡，风尘仆仆扛回一个大麻袋，内里满是金黄的百香果。他慷慨献上两罐蜂蜜，当场为众人调出满满大瓶果汁。大家啜饮着甘甜的果汁，枯燥的工作竟也充满了蜜意。还剩余些果，他好意说：“带些回去尝尝？这可是我阿嬷自己种的黄金百香果，没打过药。”正中下怀，只是不好多拿，只拣了六七枚。归家切开金灿灿的果壳，用圆匙轻轻舀出，前所未有的甘甜直抵心尖。于是痛快舀食，风卷残云。很快分吃完，不禁懊悔没厚着脸皮多讨几颗。

携女儿参加亲子农家乐，项目之一便是入园采摘百香果。躬身钻入藤蔓织就的绿帘，累累硕果垂悬头顶，如绿紫色铃铛在风中轻荡。颜色青黄是生涩的，深紫近墨的已沁出清甜的香味。我们穿行于垂珠挂玉的藤架间，未食已先醉。

“百香果味浓，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富含人体必需的17种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160多种有益成分，具有降脂降压、消炎祛斑、护肤养颜等神奇功效。”我向姐姐们显摆百香果的好处，她们皆神往不已，尤其为那“养颜”二字怦然心动。

暑假赴沪，特拎上沉沉一袋。那夜，姐妹侄女欢聚一堂，她们怀揣期待，将传说之果一剖为二，用勺子舀起汁液送入口中。静默片刻，眉头微蹙，稍许，说：“还好，还好。”直到我离开，余下的百香果，还静静躺在果盘里。

我们往往需要时间，方能识得，不讨喜的表象之下，掩藏的馥郁深沉。

心香一瓣

想去的地方终究能抵达

罗春英

在熟悉的地方呆久了，总是想去外面走走。人心思动，每个人都向往远方。每年给自己一段时间，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不同的风景，领略不同的人，是我给自己安排的生活方式。

2018年秋天，我在北京，一个人去看圆明园、雍和宫、南锣鼓巷。最后一天，我的目的地是香山。正值上班早高峰，挤了三趟，我才终于被满脸倦容的人潮裹挟着登上地铁。在开往香山的轻轨西郊线路上，邻座的大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看上去应该50多岁了，肤色黝黑，风尘仆仆，浑身上散发着一股长途跋涉的气息。和她简朴衣着不相称的，是手中那台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单反相机。我们两人都是独行，自然就交谈起来。

大姐姓李，来自新疆。平时除了照看家里几百亩棉花地，唯一的爱好是旅游，每年，她都要外出旅行一次，也因旅行而爱上了摄影。9月，她送儿子去浙江上大学，之后就规划已久的行程。从杭州出发，湖州、南京、徐州、济南、天津，沿途的城市和景点她一个不落。“这次在外面呆了一个多月，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开心！”她说，“北京是最后一站，回家后正好赶上收棉花。”

“明年还出来吗？”我问她。

“当然。人这一生，总要到想去的地方看看。”同乘一列车，同一个目的地，这种短暂的同行使我们亲近起来，甚至敞开心扉。我们聊了很多，并约好结伴同游香山。可惜在景区入口处游客太多，不一会就散了。之前只顾着聊天，相互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时至今日，偶尔我还会想起这位质朴却又充满浪漫情怀的大姐，她还在种棉花吗？她有没有达成自己每年出走一次的心愿？

这些年，我陆续去了陕西、山西、三峡、贵州、成都、西安、海南等地。每一处山川湖海都让我惊叹，异乡风物总能勾起人的好奇。站在那些古老的文明和遗迹面前，更让人觉得世界如此大，历史何其久，而我何其微不足道，对这个世界知之如此少。

2024年夏天，我终于去了神往已久的甘青大环线。汽车在疾驰，风景一路变化。雪山、草地、高原、沙漠、湖泊、戈壁，西北的壮美、辽阔、深邃扑面而来，思绪也跟随着脚下的大漠黄沙穿越到久远的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张骞、卫青、霍去病，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耳边响起。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他们意气风发的身影早已远去，给这片土地留下最豪迈的注脚。

一路车马艰辛，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敦煌，走到了莫高窟的门前。此刻，烈日当空，暑气酷热，窟里的游人却依旧拥挤。虽然疲倦至极，我却异常兴奋，少年时背过的诗又来到脑海：

无论怎样高贵的头颅
在这里也曾悄悄低下
更无须说怎样的山高水远
也不能动摇朝拜者的步伐……

其实，对莫高窟的向往，最早源于对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的钟爱。二十年前，正是这本书最跑火的时候，我找遍了身边所有的书店都未能如愿。好友得知后，立刻把她刚入手的新书转赠给我。那是我第一次读余秋雨的文字，开篇就是《道士塔》和《莫高窟》。大漠荒凉的西北气象和古老的敦煌文明深情低语，读后便爱不释手。后来我几乎买了余秋雨所有的书，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阳关，这些名字也像种子一样深深扎进心底。实地探访《文化苦旅》中的每一

井冈山

第 2355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